刑部比照加減成案續編

刑部比照加減成案續編卷二十

杭州許槤訂

刑律鬬毆

保辜限期

安徽司　道光五年

安撫題高三與張銀孜在地牧牛。互擊木毬戲耍。高三擊毬騰起時。張銀孜轉身照

看牛隻致碰傷張銀孜髮際皮破越七日因風殞命查因戲而殺律以鬭殺論因戲傷人越五日因風身死自應照鬭毆因風身死之例問擬將高三依戲殺者以鬭殺論鬭殺之案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河南司 道光六年

河撫題固始縣喬東周、因無服族叔喬成林撲毆。用手抵推。以致喬成林身往後退。自踏瓦片。戳傷左腳心。已有爭鬭情形。惟腳心並非致命之處。傷又不重。不致戕生。喬成林自不謹慎。用水洗澡。致傷處受溼潰爛。越十一日身死。核與鬭毆因風身死

者。情事相同。喬東周應比照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陝西司　道光九年

陝督題醴泉縣李義春用木棒毆傷任有左腿等處。僅止皮破。後因睡臥熱炕。致受火毒。越十日殞命。核與受傷後因風身死。

情事相同。應比例問擬。李義春應比照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直隸司 道光十二年

直督咨李大把因年甫十歲之幼女胡鳳姐拉住伊腿。令其鬆放未允。輒用脚向踢。致胡鳳姐失跌落坡。受驚身死。原驗胡鳳

姐周身並無傷痕。惟驚風殞命。實由該犯踢跌落坡受嚇所致。遍查律例並無恰合治罪正條。自應比例酌減問擬。李大把應比照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杖流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山東司　道光四年

東撫題杜文元、令伊妻信氏做飯。該氏答以無米。並向怨恨家苦。又將磁碗摔碎。致相詈罵。該犯上前欲毆。信氏將門關閉。該犯推門進內。信氏退後倒跌在地。磕傷偏右。越十四日因風殞命。係死在十日以外。查律例內並無夫毆妻因風身死作何治罪明文。惟毆妻至死。律應絞候。與凡人情

罪相同其毆傷因風身死自應即照凡鬬定擬杜文元應比照鬬毆之案當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聲請改流

河南司 道光七年

河撫題唐魁幅因劉義蔥向該犯借錢不遂假充差役恐嚇並欲强拉牛隻變錢抵

欠。被該犯毆傷後因風身死。按毆死假差。依擅殺律擬絞。遍查律例。並無擅傷罪人。因風身死。作何治罪明文。應即以鬭殺定擬。原驗劉義萬被毆傷痕。係屬致命輕傷。且已結痂。飲食行動如常。不致戕命。劉義萬自將傷痂抓破。以致傷口進風。越十七日因風殞命。唐魁幅應照鬭毆之案當

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

聲請改流。

安徽司　道光七年

安撫咨陳鈺成手執兇刀。從右向左。橫掠剷麥。適胡盛氏從伊背後突至左邊。俯身拾麥。陳鈺成因頭戴艸帽。兩邊垂下。又被麥艸遮掩。未及看見。以致兇刀誤傷胡盛

氏左額角越十二日抽風身死原驗傷痕並未損骨查過失殺人准鬬殺律收贖惟鬬殺之案因風死在十日以外已得聲請減流則過失傷因風死在十日以外亦應照流罪收贖將陳鈺成照鬬毆之案當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死在十日以外聲請改流例按過失傷流罪收贖銀十兩六錢

四分五釐給付屍親具領

四川司　道光七年

川督題張章氏用鐵錐戳傷夫妾郝氏越十九日因風身死遍查律例並無妻毆傷妾越十日後因風身死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比例問擬張章氏應比照鬬毆之案當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

督請改流係婦人照例收贖

四川司　道光八年

川督題李龔氏因夫妾李樊氏不允赴地鋤艸向斥不服頂撞撲毆李龔氏順拾民片將其顱門劃傷傷已結痂自行抓破進風潰爛越十五日殞命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比照凡鬬問擬李龔氏

比依鬭毆之案當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聲請改流係婦人照例收贖。

陝西司 道光六年

陝撫題馬成娃子聽從孫太毆傷禹春德於正限外餘限內身死。其爲首擬絞之孫太既已聲請減流。則爲從下手。罪應擬流

之馬成娃子、亦應遞減問擬。該撫仍將馬成娃子擬以滿流。不特與首犯罪名相同。且與正限內身死之案無所區別。殊非情法之平。馬成娃子、應於滿流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

貴州司　道光十二年

貴撫題畢節縣李如貴、因蔡明璟毆傷伊

胞兄李如柏顖門倒地。該犯目擊救護。用
刀戳傷蔡明璟身死。李如柏越七十三日。
於破骨傷保辜餘限外身死。按律蔡明璟
止科傷罪。並非應抵正兇。李如貴自未便
即照有服親屬毆死應抵正兇之例擬以
滿徒。惟李如柏、究係蔡明璟毆傷所致。因
其死在限外。竟將李如貴仍擬繯首。似不

足以示持平李如貴應於鬭毆殺人絞罪上酌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四川司　道光四年

川督咨巴州張開魁用柴棒毆傷伊妻劉氏右額角等處因風身死係在他物傷保辜正限二十日之外餘限十日之內例內並無夫毆妻餘限內因風身死作何治罪

明文惟查毆妻至死律應絞候與毆死凡人情罪相同則因風身死自應照凡鬬辦理張開魁應照鬬毆之案手足他物傷正限外餘限內因風身死者俱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年

山西司　道光七年

晉撫咨王嚬尌毆傷伊妻王潘氏致命頂

心近右並未損骨傷俱輕淺且受傷後飲食行動如常不致戕生乃因梳頭將傷痂擦落以致傷口進風在正限外餘限內身死遍查律例並無夫毆妻作何保辜明文自應仍照凡鬬問擬王嫩蕭合依鬬毆之案如手足他物金刃傷正限外餘限內因風身死者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

年。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

安徽司　道光四年

安撫題韓可訓、劉明、均係主簿衙門書役。韓可訓父子。曾被該主簿懲儆有嫌。後因該主簿將劉明姦好之趙楊氏掌責。韓可訓。卽主使劉明糾衆鬨堂。推翻公案。打毁屏門。○○○○○○賫屬目無法紀律例內並無書役懷

挾私嫌糾人鬨堂未經傷官作何治罪明
文將韓可訓劉明均比照吏卒懷挾私仇
挺身鬨堂殺害本官已傷者爲首斬決例
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等懷
忿糾人挾制本官情節較重均發往新疆
給官兵爲奴

浙江司 道光四年

浙撫咨呂玉英之弟呂學詩、欠糧外出。該縣知縣諭令呂玉英交銀不依。即喝令比交。呂玉英畏比求饒。拉住公案桌腳用力掙扎。以致案桌被拉搖動。筆架跌倒。擦傷林令左手腕。實屬邂逅干犯。與挺身鬧堂毆官者。迥異。自應仍照毆本屬知縣本律問擬。呂玉英、合依、部、民、毆、本、屬、知、縣、傷、者、

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

陝西司　道光七年

烏魯木齊都統奏屯兵楊祿扎傷署屯工外委陳國寧身死將楊祿依軍士毆本管官致死擬斬監候查楊祿因向該管外委陳國寧告假不遂起意將其扎傷殞命是該犯懷挾私仇將本管官戕害實屬逞兇

戮。法。該都統將該犯按律擬以斬候。殊覺情浮於法。楊祿應改依軍士懷挾私仇殺害本官者無論本官品級及有無謀故已殺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

山西司　道光十一年

提督咨李莊貴與金常壽同在王府當差。惟該犯在飯房充當片肉差使。金常壽係

派令管理飯房之人金常壽因其銷假來遲向其詢斥該犯輒敢持刀將金常壽連扎多傷殊屬兇橫未便照吏卒毆非本管五品以上官者加凡鬬傷二等僅擬滿徒致滋輕縱李莊貴應比照吏卒毆非本管五品以上官滿徒罪上加一等流二千里

陝西司　道光十二年

阿克蘇辦事大臣咨稱回民伊滿毆傷本管官伯克將該犯比照部民毆傷本屬知府知縣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山西司　道光十三年

提督咨送步甲祥林擅離堆撥被本管步軍校慶德查知革退該犯攜帶鐵鋸片往向央求。因慶德不允。取出鋸片稱欲拚命。

雖訊無毆砍情節惟慶德係本管官該犯
輒敢向其拚命希圖挾制殊屬不法應即
比律從重定擬祥林應革去步甲照軍士
毆本管官律杖一百徒三年

威力制縛人

貴州司 道光四年

提督咨送僧人心寬因包樑玉貪夜至伊菜園籬邊坐歇疑係行竊原屬有因惟不聽其分辯輒行捆縛毆傷又恐放去復來行竊起意將其右耳割落實屬兇橫心寬應依威力制縛於私家拷打者傷重加凡

鬬二等。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上加

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勒令還俗。

貴州司 道光四年

貴撫題曾泳譚因熊毓芝輸欠賭錢無償。

將其兩手捆住。拴在空房柱上。二更時熊

毓芝掙脫逃走。曾泳譚欲行追趕。經鄰人

張文樾勸阻未追。熊毓芝黑夜失跌坎下。

磕傷身死。查熊毓芝並非因拴禁而死。亦非因被追跌斃。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比照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監禁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陝西司　道光五年

喀什噶尔參贊大臣奏艾加玉威逼迪滿

自縊身死案內之張乃剛照爲從減主使一等律擬以滿流查威力主使爲從擬流之律係專指聽從毆打下手致死者而言茲張乃剛因艾加玉拉繫廸滿脖項該犯勸令改縛手腕是該犯尚恐其或致勒斃情本可原嗣艾加玉將廸滿毆打該犯並未在場廸滿之死究由情急自縊該犯僅

止帮同捆縛。該大臣遽依聽從下手傷重之人爲從減主使一等律。擬以滿流。係屬錯誤。張乃剛應改依餘人律。杖一百。

陝西司　道光六年

陝督題丁十一、商同素與姦好之高張氏、帮助強姦侯張氏。已成。因其滚喊不從。該犯主使高張氏用手堵口。以致侯張氏郎

時悶死查高張氏、聽從幫助堵住侯張氏之口以致侯張氏氣悶身死查幫同強姦殺死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如照謀殺加功律擬絞該氏究無謀命之情或照律註強捉人問擬杖流則侯張氏業已被悶身死尚覺情浮於法該氏身犯姦淫又圖酬謝聽從姦夫濟惡釀命應請將高張氏、

照主使人毆打而致死者下手之人爲從論於丁十一斬罪上減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請酌改實發駐防爲奴

山西司 道光七年

內務府奏送已革首領馬進忠因王起滏念書愚笨不聽教管責打尚無不合惟其聽信李太王玉喜等聳慫輒即屬令劉國

祥、鄭幅、將王起淕擻按。使李太用竹板木棍。先後重迭責打。王起淕被毆傷痕潰爛。越日殞命。王起淕係馬進忠所管之人。馬進忠原有管束之責。惟是杖責過嚴。以致氣閉身死。仍敢輾轉掩飾。冀圖卸罪。推原其故。是馬進忠無心致死於前。有意隱諱於後。種種妄為。殊屬藐法。若照各項人役

在

紫禁城內。暨

圓明園大宮門等處圍牆以內。鬭毆手足他物毆人者擬絞立決。似覺法重情輕。照鬭毆之案。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數日後因風身死者。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又覺情浮於

法。悉心參核。酌中定擬。請將馬進忠、合、依、主、使、他、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比、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

湖廣司 道光十年

南撫咨賀斌、因看管之犯脫逃。喝令差役

劉汰、將案內無名之黃錫燿、鎖帶拘案。希

圖着落找尋。致令被追溺斃。。。。實與威力主。

使無異比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例擬絞監候

良賤相毆

安徽司 道光六年

安撫咨張春全、砍傷葛兆宇正餘限外身死。查張春全等之祖張禮、係葛兆宇之父葛平西放出舊僕。該犯等係張禮之孫。例文既指明放出奴婢之子女有犯。依雇工人科斷。則放出奴婢之孫有犯。卽不得與

子女並論惟查該犯等究係葛兆宇家放出奴婢之孫未歷三代定例不准捐考即不得為良民未便竟同凡論自應比例加等定擬將張春全等均照良賤相毆加凡人一等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上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貴州司 道光九年

貴撫題黔西州陸春芳起意商同陳老幺等謀死婢女阿迷、移屍圖賴。查陳老幺、李沙把、聽從陸春芳謀命加功。律無良人聽從謀殺他人奴婢治罪明文。自應依故殺法以良人故殺他人奴婢論。惟良人故殺他人奴婢罪止絞候，則謀殺爲從未便均與爲首同科。應與凡人分別差等問擬陳

老幺李沙把合依良人謀殺他人奴婢爲
首依故殺法絞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
流三千里。

奴婢毆家長

江蘇司 道光十一年

蘇撫咨陳許氏、先在母家賣姦時。價買婢女李貴女。迨從良後。因李貴女宣揚該氏在母家接客之嫌。該氏氣忿。將李貴女勒死。如果該氏係屬良婦。自應以故殺奴婢論。若係娼婦而不從良。亦應照凡人科斷。

而李貴女究係契買之婢且恩養已在三年以上陳許氏應比照家長故殺雇工人絞律上量減一等擬流該氏買良爲賤復挾恨致斃情殊兇暴未便准予收贖應酌發各省駐防爲奴

山東司 道光四年

東撫咨陳張氏因婢女張小扣姐不服教

訓用木棍等物毆責以致張小扣姐因傷潰爛身死查陳文友、白契價買張小扣姐爲婢不及一年並未配有家室犯婦係陳文友之妻服屬期親例內並無家長之期親殺傷白契所買之奴婢作何治罪明文惟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致死均擬滿徒而家長殺傷甫經契買奴婢係照

殺傷雇工人論則家長之期親殺傷白契所買奴婢事同一律自可比例問擬陳張氏合依家長殺傷白契所買奴婢若甫經契買未配室家者以殺傷雇工人論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貴州司　道光七年

貴撫題李彥文、商同鄭士方、將雇工人馬洪貴謀殺。查馬洪貴、受雇與李彥文家傭工。素有主僕名分。李彥文、起意將其致死。例無家長謀殺雇工人治罪明文。李彥文、應依家長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鄭士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

江西司 道光十二年

北城移送吳氏、毆傷婢女丑奴身死。查律例內並無家長之妾毆死奴婢作何治罪明文。惟吳氏因家長蕆咸宜正妻在籍並未來京。伊在京經管家務。於丑奴實有管教之責。丑奴係契買服侍吳氏之人。素不敢平等稱呼。若竟照凡鬬問擬。未免漫無區別。查嘉慶六年議奏刑部主事景祿之

妾曹氏毆傷使女瑞妞身死一案。因景祿
正妻早故。曹氏管理家務。於瑞妞有管教
之責。因其頂撞不服。毆傷致死。將曹氏於
絞監候罪上量減一等。擬流與此案情事
相同。自應援照定擬。吳氏應於絞罪上減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贖。

四川司　道光十二年

川督咨彭世沅因妾彭曾氏與陳賴娃通姦。被伊母彭胡氏令人尋獲後向彭世沅告知。越日毆傷彭曾氏身死。詳核律例毆死無罪之妾。罪止滿徒。若聞姦毆死犯姦之妾。亦與聞姦毆死犯姦之妻一例。問擬滿徒。不惟妻妾輕重不分。且與殺死無罪之妾無所區別。查妾與家長名分與奴婢

相等。律例雖無明文。惟查例載妾謀殺正妻。比照奴婢謀殺家長律凌遲處死。又軍民與軍民之婢妾相姦者。同科杖一百。比類參觀。應將彭世沅比照奴婢犯姦家長不告官司而私自毆殺者杖一百律杖一百。陳賴娃仍依姦夫杖徒例杖一百徒三年。

妻妾毆夫

貴州司　道光九年

貴撫題遵義縣汪順章因妻官氏染患癱病伊變賣田產醫治病愈復逼伊買給飲食常被辱罵起意勒死律無夫謀殺妻治罪明文自應依故殺法律擬絞監候

河南司　道光五年

河撫咨盧氏縣楊王戌因伊妻楊束氏被伊責打後聲稱自願早死該犯楓取藥鹽餘信給與令其調服以致該氏將信末服食毒發身死惟究係該氏自行調服該犯並無嚇逼服食及蓄意謀害情事與毆故殺妻者不同自應酌減問擬楊王戌應於毆妻至死者故殺亦絞律上量減一等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

陝西司　道光六年

陝督咨李良梓刃傷伊妻魏氏餘限外因病身死查後下手理直減等之條係專指凡鬬而言若服制案內既已明設專條即不得以凡鬬並論且伊妻魏氏因伊母自行跌地下炕攙扶本無不合該犯心疑妄

扎又何得謂之理直該署督將該犯照平人後下手理直減等擬杖之處係屬錯誤李良梓應改依夫毆妻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上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

湖南司 道光十二年

南撫題陳小寒因妻張氏嫌貧欲令退婚

改嫁。將飯鍋打碎。經伊母訓斥。將其毆傷。
張氏將伊母推跌騎毆。該犯情切救護將
張氏毆傷身死。因伊母並未親告將該犯
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陳小寒合依
救親毆死卑幼例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
復照毆死駡詈翁姑之妻秋審可矜人犯
依免死減等再減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

山西司　道光四年

晉撫咨郭明玉因妾朱氏、染患羊癲瘋病。難以醫痊。又被趙銀遏令騰房。無處搬移。希圖免累。起意將朱氏活埋致死。查故殺妾律無明文。惟律註云。故殺亦止於徒。自應仍按毆殺本律問擬。郭明玉合依夫毆妾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廣西司　道光七年

廣西撫咨徐名選、因妾鄧氏、私自借錢花用。向斥爭鬧。鄧氏出言頂撞辱及父母。復用刀向砍。以致徐名選奪刀壘砍斃命。實屬故殺。查律內並無故殺妾作何治罪明文。自應仍按本律問擬。徐名選合依夫毆妾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

四川司

道光四年

川督咨劍州陳華林、毆傷伊妾楊氏左膝骨損越五十七日因傷身死係在破骨保辜正限五十日之外餘限二十日之內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惟例載尊長毆傷卑幼保辜正限外餘限內果因本傷身死各按服制於毆死卑幼本律例減一

等定擬今鄭華林毆妾致死較之尊長毆死卑幼情罪更輕若仍照毆妾致死本律擬以滿徒與正限內死者無所區別自應比照疊減問擬鄭華林合依毆妾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律上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貴州司　道光十一年

貴撫洛普定縣汪樹森、契買春香爲婢原欲俟其年紀長成收房作妾其因姦致死固非凡姦可比惟明知春香年未及歲於其疼痛拒絕之時按住兩腿恣意姦淫以致陰戸受傷內潰殞命實與強姦致斃無異律例並無姦年未及歲之妾身死治罪明文若僅比照夫毆妾致死律問擬滿徒

尚覺情浮於法汪樹森應於毆妻致死者

滿徒律上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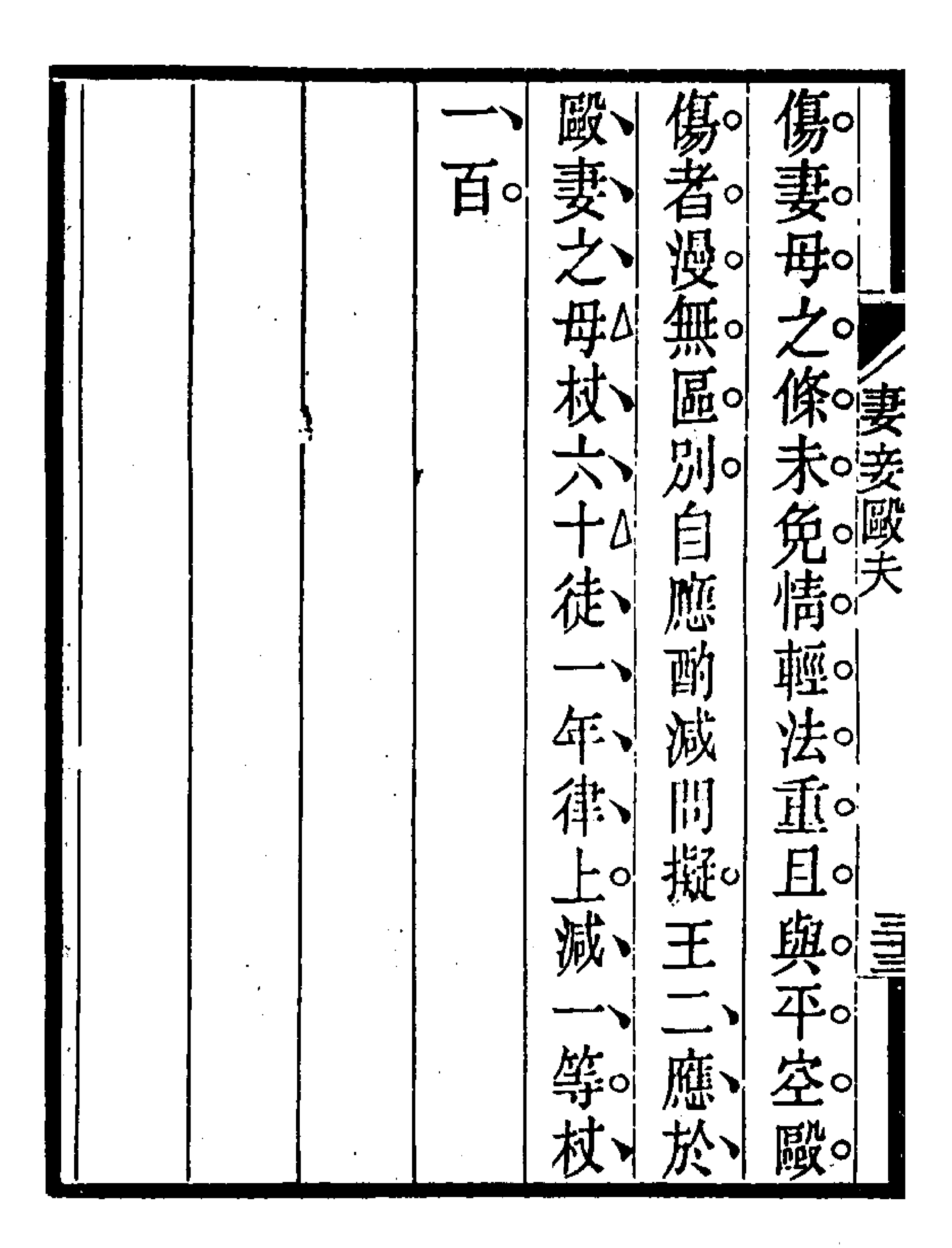
陝西司 道光八年

提督咨王二毆打趙泳蘭誤傷妻母劉王

氏按律應擬杖徒惟劉王氏帶同該犯素

不認識之人在伊妻炕上睡臥該犯忿激

向毆致將劉王氏誤傷若仍按律擬以毆



傷妻母之條未免情輕法重且與平空毆傷者漫無區別自應酌減問擬王二應於毆妻之母杖六十徒一年律上減一等杖一百

刑部比照加減成案

杭州許槤輯

刑律鬪毆

毆大功以下尊長

福建司 道光五年

福撫題林冬林、因小功服兄林公元、與堂兄林秋祿借穀爭鬧。該犯幫護。奪獲林公

元鏢鎗。戳傷林公元左肋。應於執持兇器傷人軍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受傷之林公元係該犯小功服兄。仍按服制遞加二等。擬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江西司 道光五年

江西撫題李之瑞因李佛生等索討祭租爭鬧。用刀戳傷李佛生李士幅斃命。查李

佛生、李士幅、係同胞弟兄。均係該犯小功服兄。例內並無毆死小功堂兄二命。作何治罪明文。應從一科。斷李之瑞、依毆死本宗小功兄律。擬斬立決。

福建司 道光十三年

福撫題林捷、因小功堂兄林泳昨、與妻鄭氏、向該犯借錢不允。口角有嫌。輒向該犯喝

罵癩狗。鄭氏疑其借狗詆罵。彼此爭鬧。林泳昨由外回。歸鄭氏告知前情。林泳非攜棍叫罵。該犯取刀向砍。致傷其顖門等處。倒地。因其辱罵。稱欲殺害。該犯頓起殺機。復連砍其左肐肘等處。林泳昨之子林花趕護。該犯亦砍傷其左肩甲等處倒地。先後殞命。該撫以例內並無故殺功兄毆殺

緦姪一家二命。作何治罪專條。將林撻、比
照凡人致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鬭例。擬斬
立決。部議林撻、除毆殺緦麻姪林花、罪止
絞候輕罪不議外。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
兄死者斬故殺亦斬。律擬斬立決。

陝西司　道光五年

陝撫題臨潼縣高元太、因小功服叔高金

隴向伊訛索銀兩用刀劃傷閻賴。互相爭鬬。該犯將閻金隴毆傷身死。該撫將閻元太依律擬斬立決。聲明並非有心干犯。援例聲請夾簽具題。部以閻元太與閻金隴爭毆。互鬬傷多。並無情急。顯係有心干犯。未便援例夾簽。題駁。閻元太合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律擬斬立決。毋庸

夾、簽。

四川司　道光十二年

川督題永寧縣黃試、戳傷吳黃氏、黃丑妹、先後身死。查吳黃氏、係黃試同曾祖堂姊、出嫁降服緦麻。黃丑妹、係黃試同曾祖緦麻服姪。吳黃氏、係黃丑妹出嫁胞姑。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自應從重問擬。

黄試、除殲死黄丑妹罪止擬絞輕罪不擬外。合、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姊、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

廣東司 道光四年

廣撫咨始興縣民王東狗、與大功堂兄王丑科口角爭鬭。用小刀砍傷王丑科平復。律例內並無卑幼刃傷大功尊長。作何治

罪明文惟查刃傷與折傷相同自應比律問擬王東狗應比照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鬬傷一等律應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罪上按照服制遞加三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安徽司　道光四年

安撫咨余有名因與何漢章爭吵經出嫁

胞姊蔣余氏斥駡不理上前向毆該犯用拳抵格致傷蔣余氏左眼以致蔣余氏自縊身死實屬犯尊未便因其並無逼迫情事僅科傷罪將余有名於毆大功姊杖七十徒一年半罪上酌加一等杖八十徒二年

安徽司　道光十四年

安撫洛董泳善、因被小功服叔董壽凝毆傷。用手抵格。致傷董壽凝鼻梁。越日董壽凝復往尋董泳善送究。自行滑跌。痰壅氣閉身死。查董泳善、因被董壽凝掌毆。並不俯首受責。輒敢用手搪抵。致傷董壽凝鼻梁。實屬不法。惟董壽凝往尋該犯稟究之際。該犯當即逃跑。董壽凝因追趕失跌。以

致瘀壅氣閉身死實非該犯意料所及仍應科以傷罪該犯係董詩凝小功服姪應依卑幼毆小功尊屬杖六十徒一年律上加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奉天司　道光十年

吉林將軍咨馬甲英太用鐵鍘毆傷緦麻服叔例無治罪專條將英太可否照兇器

傷人例擬軍折枷咨請部示查同姓服盡親屬相毆卑幼犯尊長律應加一等問擬若犯係緦麻尊長而轉不加等不足以昭平允英太應照卑幼毆緦麻尊長折傷以上遞加凡鬭傷一等律於兇器傷人近邊充軍例上加二等發極邊煙瘴充軍

福建司　道光四年

閩督題呂賢因向大功弟呂章山等議賣祭田未允用刀將呂章山並其弟呂章盛戳傷殞命訊無謀故別情應從一科斷呂賢合依毆殺同堂大功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惟該犯毆斃功服卑幼一家二命情節較重應於滿流上酌加一等擬發附近充軍仍追財產一半給屍親養贍

山東司 道光四年

東撫咨張維吉毆斃大功堂弟一家二命實由爭鬬殺非謀故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仍從一科斷將該犯依毆殺大功堂弟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部以張維吉毆斃大功服弟張維城張維扑係屬一家二命與呂賢之案情事相同今該撫將張維

吉照毆斃大功堂弟本律擬流未免失之輕縱應即照呂賢之案改依毆殺大功弟滿流律上酌加一等發附近充軍仍追財產一半給屍親養贍

江蘇司 道光九年

蘇撫咨姜九岳因被姜磐宜屢次毆罵糾同姜裕迪等亂毆姜磐宜左臁肕破骨潰

爛身死實屬亂毆不知先後下手輕重應以原謀爲首查已死姜磬宜係姜九岳之親曾姪孫與尋常緦麻卑幼不同若照毆殺親姪孫擬以杖徒未免無所區別姜九岳比依毆殺同堂緦麻姪孫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河南司　道光十二年

都察院咨送驍騎校富忠之妻吳白氏具控馬甲白達色等用瓶毆傷伊夫富忠越二十四日身死查白達色係富忠無服族兄相毆至死應同凡論該犯瓶毆富忠左眉連左眼胞既非致命亦甚輕淺因傷進風越二十四日身死係在他物傷保辜正限以外按尋常鬬毆正限外因風身死罪

止滿徒。惟該犯充當馬甲。富忠充當驍騎校。查據該旗覆稱。驍騎校協辦佐領事務。有管轄兵丁之責。復查會典內載驍騎校一官。職掌與佐領同。而繫於佐領之下。自應以佐領佐貳論。佐領於馬甲爲本管官。驍騎校卽屬本管官之佐貳官。例無軍士毆傷本管佐貳官餘限內因風身死。作何

治罪明文第以下犯上與以卑犯尊情事相同辦理不宜互異律內軍士毆本管佐貳官篤疾者絞候至死者斬候核與卑幼毆緦麻尊長罪名相等卑幼毆傷緦麻尊長餘限內因本傷身死例得聲請減軍該犯輒毆本管佐貳官於正限外因風身死情節固較因傷身死爲輕惟所毆究係本

管佐貳官自應比例從重問擬。白達色應比依卑幼毆緦麻尊長餘限內因傷身死奏請

定奪。該犯係旗人。未便折枷完結。應實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三個月。

山東司 道光十年

東撫題蘇運興用鐵鏨戳傷緦麻服兄蘇

逕濰右額角身死蘇逕與合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兄死者律擬斬監候查蘇逕濰被毆額角雖非致命之處惟並未損骨係屬輕傷且業經結痂嗣因傷處發癢自將傷痂抓落致傷口進風越十日殞命原驗口眼歪斜確有抽風形狀其爲因風身死無疑例內並無毆傷緦麻尊長十日外因風

身死專條。該撫將蘇述興、比照卑幼毆傷

緦麻尊長餘限內因本傷身死例。聲明仍

擬斬候奏請

定奪。如蒙寛減。將該犯減爲杖一百。發邊

遠充軍。

四川司 道光十年

川督題劍州許上伸、毆傷緦麻服兄許上

科餘限內因風身死死係因風。未便照因本傷身死之條科斷。許上伸應比照毆傷緦麻尊長在餘限外身死罪在徒流以下者於所得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廣東司　道光四年

廣撫咨王茂源用毒藥灌入緦麻服弟王王秀耳內潰爛越五十四日身死查毒藥

殺人律照謀殺科斷是以律無保辜明文此謂以毒藥陰給人飲食或灌入口內有置人於死之心若僅用毒藥灌入耳鼻孔竅初無致死之心自與灌入口內有心致死者有間惟毒藥係堪以殺人之物非湯火致傷可比其保辜限期未便依湯火傷保辜查毆人內損者向俱照破骨傷保辜

正限五十日而用毒藥置人耳內者既致潰爛與毆人內損無異自應照破骨傷保辜扣限此案王茂源因緦麻服弟王王秀以伊妻李氏與王運進同行說笑聲言定有姦情該犯王茂源氣忿商同族姪王南旭等用毒藥將王王秀兩耳毒聾並將王王秀兩眼一併剜瞎越五十四日王王秀

左耳潰爛殞命。王茂源、應依破骨傷保辜。係在正限五十日外。尚在餘限十日之內。王茂源、合依尊長毆傷卑幼保辜正限外。餘限內。因本傷身死。例減等定擬。令該撫比照湯火傷保辜正限三十日。以王王秀係在餘限十日之外身死。止科傷罪。將王茂源、依剜瞎人眼睛例。發近邊充軍。尊長

毆傷卑幼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實屬錯誤王茂源應改依尊長毆傷卑幼保辜正限外餘限內因本傷身死各按服制於毆死卑幼本律例上減一等定擬罪應擬絞者奏請

定奪例於毆殺緦麻卑幼絞監候律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貴州司 道光七年

貴撫題廣順州金王戌、因姦被控拏究。情急自盡。誤將胞叔金玉聲劃傷平復。將金王戌、依刃傷胞叔律擬絞立決。聲明並非有心干犯。聽候夾簽。部以金王戌、與杜愉氏通姦。經本夫撞破。控告。差拏該犯避匿。被胞叔金玉聲查知。往拏送究。該犯畏罪。

用刀自刎金玉聲奪刀誤傷額角平復係屬金刃誤傷駁令改依卑幼刃傷期親尊屬訊非有心干犯或係金刃誤傷者擬絞監候

山東司 道光六年

東撫題胡光魁因欲借糶公穀被期親服叔胡崇儒斥阻頂撞胡崇儒將左手大指

伸入該犯口內。欲撕伊嘴。該犯負痛齩傷其手指。越九十一日因傷潰爛抽風殞命。該撫因毆傷期功尊屬餘限外因風身死。例無專條。將胡光魁、於毆期親尊屬餘限外因傷斃命例上量減擬流。部以卑幼毆傷期親尊長正餘限內身死。例應仍照本律擬斬。如在餘限外身死者。例應問擬絞

候均不能照凡人減等問擬則餘限外因風身死例內並無減非專條亦不得遽議寬減道光三年湖北省題李有相誤傷胞叔李文班餘限外因傷殞命將李有相依毆傷期親餘限外因傷斃命例問擬絞候本部照議題覆在案核與胡光魁所犯情節相同題駁去後該撫依例改擬將胡光

魁依毆傷期功尊屬若毆傷本罪止應徒流者既在餘限之外因傷斃命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

廣東司　道光十二年

廣撫題南雄州賴潄沅用刀致傷小功服兄賴令名右膀已經結痂因將傷痂抓落致傷口進風潰爛越九十六日抽風殞命

已在金刃傷保辜餘限之外。律例內止有毆傷小功尊長餘限外因傷身死擬絞。並無餘限外因風身死。作何治罪明文。惟毆凡人餘限內因風身死例得分別聲請減為流徒而毆小功尊長餘限內因傷身死例俱仍照本例擬斬不能稍從末減則其毆傷至餘限外因風身死自應比照餘限

外因傷身死之例科斷該犯因伊祖父被

小功服兄賴令萠推倒欲毆拉勸不放情

急救護適傷斃命係屬救祖情切惟服制

攸關應仍比例問擬賴潋沅比依卑幼毆

小功尊長若係折傷本罪止應徒流者餘

限外因傷斃命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

湖廣司　道光四年

北撫奏尹高明、聽從吳月成之母尹氏、喝令將吳月成毆斃。該犯係吳月成外姻表弟。服屬緦麻。照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之例。應擬滿流。惟已死吳月成、將伊母推跌受傷。罪犯應死。該犯聽從下手將吳月成毆傷致死。較之聽從毆死尋常緦麻尊長之案。情節尤輕。自應酌減定擬。尹高明、

應於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擬流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河南司 道光七年

河撫題永城縣張鵬齡因圖謀小功服姪張鐸財產謀殺張鐸傷而不死例無作何治罪明文惟尊長圖產謀殺卑幼已殺者照平人謀殺問擬則傷而不死自應亦照

平人科斷且吉林僧興德之案亦經本部照例改擬絞監候張鵬齡應照功服尊長圖謀財產殺害卑幼之命照平人謀殺律問擬於謀殺人傷而不死造意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

毆期親尊長

貴州司　道光五年

貴撫咨郎岱廳吳阿二、被伊弟吳阿三吳阿四毆傷後。因飲酒過醉。自行失跌墊傷身死。查吳阿三、吳阿四、均止用拳將伊兄吳阿二毆打一下。後因酒醉。自行失跌墊傷腎囊等處斃命。並非死於該犯等所毆

之傷。自應各依本律毆傷法。止科傷罪。該省將吳阿三、依弟毆胞兄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吳阿四、依為從減一等。徒二年半、查卑幼共毆期親尊長。必須主使謀毆。方有首從可分。今係各自毆打。並非吳阿四聽糾共毆。亦非聽從主使。應各科各罪。該省以吳阿四依為從減等之處。係屬錯誤。吳

阿四、應旼、依弟毆胞兄律杖一百。徒三年。

貴州司　道光十三年

貴撫咨修文縣李抜隴、將胞兄李抜馨毆傷後。伊父李泳富、因李抜馨推跌辱罵。李泳富氣忿。將李抜馨毆斃。律得勿論。李抜隴毆傷胞兄骨損。律例無折傷罪犯應死胞兄。作何治罪。明文。惟倫紀攸關。仍照弟

毆胞兄折傷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陝西司 道光七年

陝撫咨韓城縣高振子與伊長兄義子高見兒之妻陳氏通姦經其次兄高順祿撞見欲行送官該犯畏懼潛逃詎高順祿找尋無獲憂忿自戕身死實非該犯意料所及惟查例內子孫犯姦祖父母父母憂忿

戕生照過失殺擬絞立決比例參觀子孫犯姦父祖自盡尚得照過失殺治罪則弟犯姦致兄自盡亦應比照過失殺減等問擬高振子除與義姪媳高陳氏通姦應同凡論罪止枷杖輕罪不議外應照過失殺胞兄減本罪二等律於毆死胞兄斬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陝西司　道光六年

陝督咨河州牟承虎因羊隻踐食胞姪牟麻個蕎麥牟麻個將羊打死前往理論爭毆被牟麻個推倒騎壓毆傷脇膊該犯因被毆情急順拔小刀扎傷其左腿肚越十四日身死查已死牟麻個毆傷胞叔實屬蔑倫犯尊若將該犯仍照期親伯叔毆死

胞姪本律擬以滿徒似與尋常毆死無服
卑幼之案漫無區別自應量減問擬年承
虎應於朞親伯叔毆殺姪杖一百徒三年
律上量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山西司　道光四年
晉撫題胡二娃子與大功堂妹胡大女通
姦經伊父胡俊義撞破聽從伊母胡何氏

用信末謀毒親女誤毒姪女致死二命胡大女、係該犯親女罪犯應死胡二女、係該犯胞姪女並無過犯應依故殺胞姪女律爲從按服制減等擬徒惟該犯聽從母命謀毒亂倫應死之女以致誤毒無辜之姪女與逞兇謀殺人而誤殺旁人者情實有閒應酌量問擬胡俊義除聽從謀殺應死

親女勿論外。依叔故殺姪女係爲從加功減一等於故殺姪女杖一百流三千里減一等律上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胡何氏當胡俊義告知胡大女等姦情主令用信謀毒誤將胡二女一併毒斃胡大女胡二女均係該氏孫女。胡大女罪犯應死。胡二女並無過犯。該氏應依故殺子孫律

擬徒。惟該氏係主令謀毒亂倫應死之孫女。以致下手之胡俊義、誤將無辜之孫女。一併毒斃。胡俊義既已酌減。該氏亦應量減。問擬。胡何氏、除謀殺應死之孫女胡大女勿論外。依祖父母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年律上量減一等。應杖一百。照律收贖。

貴州司 道光五年

貴撫題韓三麻子、糾約韓二矮子、韓招弟、毆傷胞兄韓金連身死。私埋滅跡。查韓二矮子、先與韓金連口角爭毆。將韓金連左右肐肘打傷。係在韓三麻子未經謀毆以前。迨後聽從糾毆。並未下手。與共毆致死期親尊長者不同。未便擬以斬決。惟該犯當韓三麻子謀毆之時。並不阻止。復聽從

同往目擊韓招弟等將伊兄毆斃倫紀攸關亦未便因其未曾邪毆稍爲寬貸應比照卑幼毆期親尊長執有刀刃趕殺情狀兇惡者雖未傷依律發近邊充軍

雲南司 道光五年

雲撫題鄔吳氏圖占巳故夫兄鄔朋崔遺產將未及十歲之夫姪桂保視音保推跌

落嚴身死實屬謀占慘殺查例內並無殺死期親卑幼一家二命治罪專條自應從一科斷鄔吳氏應照期親尊長因爭奪財產故殺弟姪若年在十歲以下幼小無知尊長圖產慘殺依凡人謀殺律擬斬監候

浙江司　道光四年

浙撫咨姚正吾因胞弟姚經吾被徐鼎鳳

揪毆趕往幫護向徐鼎鳳毆打因徐鼎鳳閃開適傷姚經吾身死例無兄誤殺胞弟作何治罪明文惟查鬬毆誤殺旁人以鬬殺論則誤殺胞弟自應以鬬殺科斷姚正吾合依毆期親弟致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例杖一百流二千里

安徽司　道光九年

安撫㳟榮應茂之母榮李氏、因庶子榮應賢、先將其養贍地畝私行出租。復欲令其代為退還租錢不允。出言頂撞。榮李氏生氣。將榮應賢毆跌倒地。騎壓身上。喝令榮應茂毆打。榮應茂被逼勉從。毆傷榮應賢身死。查榮應賢、身受各傷。惟被榮應茂用石碓毆傷右脚踝為重。律例並無聽從母

命。毆死胞弟作何治罪明文。將榮應茂比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於毆期親弟致死杖一百流二千里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浙江司　道光十二年

浙撫咨趙世厚因胞弟趙世高私取木桶欲行變賣。奪回斥責。致相口角。趙世高用

刀戳傷其手指該犯奪刀戳傷趙世高身死是趙世高刃傷胞兄雖係由於互鬭然究屬刃傷尊長之人若仍照例擬流致與並非互毆刃傷者無所區別自應酌減問擬趙世厚應依毆期親弟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陝西司　道光十三年

陝撫咨扶風縣史魁等、用石灰擦瞎史十娃兩眼成篤。查史魁、係史十娃無服族叔。因史十娃、憑空向史保保索討錢文爭毆。欲將史十娃捆縛送官。輒因史十娃有日後殺害之言。起意商同史幅才、用石灰將史十娃兩眼擦瞎實屬兇殘若照服盡尊

長犯卑幼本律。減等擬徒。其罪轉輕於緦麻尊長。若照平人一律問擬。又無所區別。史魁應於緦麻尊長故殘卑幼至篤疾杖一百流二千里例上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安徽司 道光四年

安撫咨張陳氏商同陳士魁將前夫之子

蔡有勒死查陳士魁係蔡有嫁母張陳氏之兄例同凡論其過繼蔡有爲子時蔡有年已十六以上並未配有室家分有財產應以雇工人科斷惟蔡有因其嫁母向斥不服混行辱罵係應死犯人將陳士魁依尊長殺死卑幼之案如果卑幼罪犯應死者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杖九十

例杖九十

陝西司　道光四年

陝撫題楊治本聽從伊母楊秦氏共毆胞兄楊修本身死私埋匿報案內之楊吉盛係楊修本緦麻服叔因楊修本屢次調姦弟婦常氏不從經伊母秦氏斂管不聽頂撞詈罵嗣復醉入常氏臥房拉手叫罵並

牽詈伊母秦氏、屢次催令伊弟楊治本糾毆。楊治本往央該犯解勸。楊修本持棍向楊治本撲毆。秦氏喝令該犯等毆打。該犯用刀背連毆致傷楊修本右脚腕骨折。查已死楊修本、調姦弟妻。復又詈罵其母。本屬罪犯應死。該犯毆傷楊修本骨折。係由聽從死者之母。喝令毆打。查律載毆卑幼

折傷以上緦麻減等之文係專指尋常鬬毆者而言若聽從死者之母毆傷罪犯應死卑幼則非尋常鬬毆可比該撫將楊吉盛依折跌人肢體滿徒例上緦麻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殊與律義不符楊吉盛應改依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卑幼罪犯應死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

凡人杖九十例杖九十。

安徽司　道光十二年

安撫咨逃犯張洪石潛回家內。經其父張起沅欲行送究。輒敢不服詈罵其父。實屬罪犯應死。張起沅氣忿主使族姪張益高將其毆傷身死。例無作何治罪明文。惟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犯應死卑

幼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卑凡人各杖九十例內止言期親以下尊長而不言父母舉輕以賅重也今張起沅係張洪石之父重於期親尊長張益高應比照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毆死卑幼如卑幼罪犯應死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杖九十例杖九十

四川司　道光十二年

川督咨隆昌縣張吳氏、因伊次子張學勉、不服管教。將伊推跌毆罵、喝令張方錦等捆縛。欲行送官。復被辱罵不休、忿極起意毆死。張方錦、係張學勉胞叔。服屬期親。聽從毆傷張學勉身死。自應比例量減問擬。張方錦、除聽從私埋匿報輕罪不議外。應、

照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卑幼

罪犯應死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

杖九十例上量減一等杖八十

山西司 道光四年

晉撫咨王守德商同胞姪王顯將義子王

黑子勒死查王黑子甫生三月經王守德

抱養爲子恩養年久爲其娶妻生子因王

黑子先向王溺昇之妻呂氏強姦未成。繼復向呂氏調戲。賀屬怙惡王守德、因敗壞門風。忿激將其勒斃。自應比例問擬。查比引律誡殺義子。比依殺兄弟之子論。分同期親。王黑子強姦呂氏未成。罪不致死。王守德應照期親尊長殺死罪不至死之卑幼如卑幼係積匪棍徒怙惡不悛人所共

知確有證據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爲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各本律減一等例應於毆死乞養子滿徒上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

四川司　道光十年

川督咨石柱廳楊勝宇娶妻陳氏過門未

及五月。產生一女。卽行搭死。楊勝宇查問與何人通姦懷孕。陳氏不說。楊勝宇卽欲趕逐。伊父楊昌謨、以家貧無力再娶。囑令楊勝宇不必休棄。當將陳氏毆責而息。嗣陳氏私逃兩日。始行走回。楊昌謨與楊勝宇問其在何處歇宿。與何人通姦。陳氏聲稱楊昌謨家道貧苦。不願跟隨。欲楊昌謨

父子將伊另嫁。楊勝㝝罵其無恥欲毆。陳氏掌批楊勝㝝腮頰。楊昌謨氣忿將陳氏按地騎壓。令楊勝㝝取繩勒死。楊勝㝝不肯。楊昌謨斥說不從。定將楊勝㝝一併呈首。楊勝㝝畏懼。取繩遞交楊昌謨。逼令楊勝㝝揪按陳氏手口。自用㡤繩套其頭項。拉勒斃命。將屍拴縛樹上。假裝自縊旋經

被人看破報驗。楊昌謨悔恨。亦投繯殞命。該督將楊昌謨、依故殺子孫之婦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聲明業已自縊。應毋庸議。楊勝宇、於故殺妻絞罪上。量減二等。擬以滿徒。查楊昌謨、因子媳陳氏姦生私孩。復逃出在外。因盤問姦夫姓名不吐。陳氏反嫌其家貧。欲行另嫁。該犯氣忿。逼令伊子

楊勝孚帮同將其勒斃。雖非姦所獲姦。並無姦夫姓名。惟陳氏產生私孩。私自逃走。即屬姦情確鑿有據。照例尊長因卑幼爲匪玷辱祖宗。將卑幼忿激致斃。尚應於殺卑幼罪上減等定擬。犯姦較爲匪玷辱爲尤甚。而子媳較卑幼名分爲更親。自應照夫之父母捉姦殺死姦婦例。毋庸科罪。楊

勝宇因妻犯姦又復私逃若該犯起意致
死亦不過照聞姦殺妻之例擬徒況該犯
係迫於父命帮同勒死淫奔無恥之妻較
尊長殺死玷辱祖宗卑幼條內聽從下手
之尊長情更可原該督將楊昌謨照尋常
故殺子孫媳婦律擬流楊勝宇量減擬徒
未免情輕法重楊昌謨應比照本夫父母

捉姦止殺姦婦者不必科以罪名例予以勿論業已自盡應毋庸議楊勝宇應比照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殺死爲匪卑幼案內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依餘人律杖一百例杖一百

陝西司 道光十一年

陝督咨丁西顯主使族人丁造兒等割傷

伊子丁步雲右腳腕筋斷身死。該省將丁西顯、依主使人毆打。以主使之人為首。照子孫違犯教令。而父母非理毆殺律。擬以滿杖。丁造兒、依凡人殺罪上減等擬流。查丁步雲、強橫無賴。伊父丁西顯、將其分居另住。嗣因圖產逼嫁孀居堂嬸不從。復設計私賣未成。輒乘醉向堂嬸混罵嚇逼賣

屬怙惡不悛確有證據在期親以下尊長忿激致斃卑幼聽從下手之犯尚止依餘人律擬以滿杖並有怙惡不悛之子被父主使毆殺轉敢聽從期親以下尊長毆死之例爲重殊不足以昭平允丁造兒丁跟碌均應改照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依餘人律

杖一百

四川司　道光十三年

川督咨大足縣聶斯晃與姚文沅之女姚幺姑通姦被姚文沅姦所獲姦主令伊子姚志瑞等非登時將姚幺姑毆勒身死查姚志瑞姚志葱均係姚幺姑期親胞兄姚幺姑迭犯姦淫與匪徒怙惡相等其父姚

文沅因姚幺姑敗壞門風忿激主令致死該犯等亦因事關顏面而毆勒斃命自應比例問擬姚志瑞姚志葱除聽從移屍輕罪不議外均比依罪不致死之卑幼果係怙惡不悛確有證據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依餘人律杖一百